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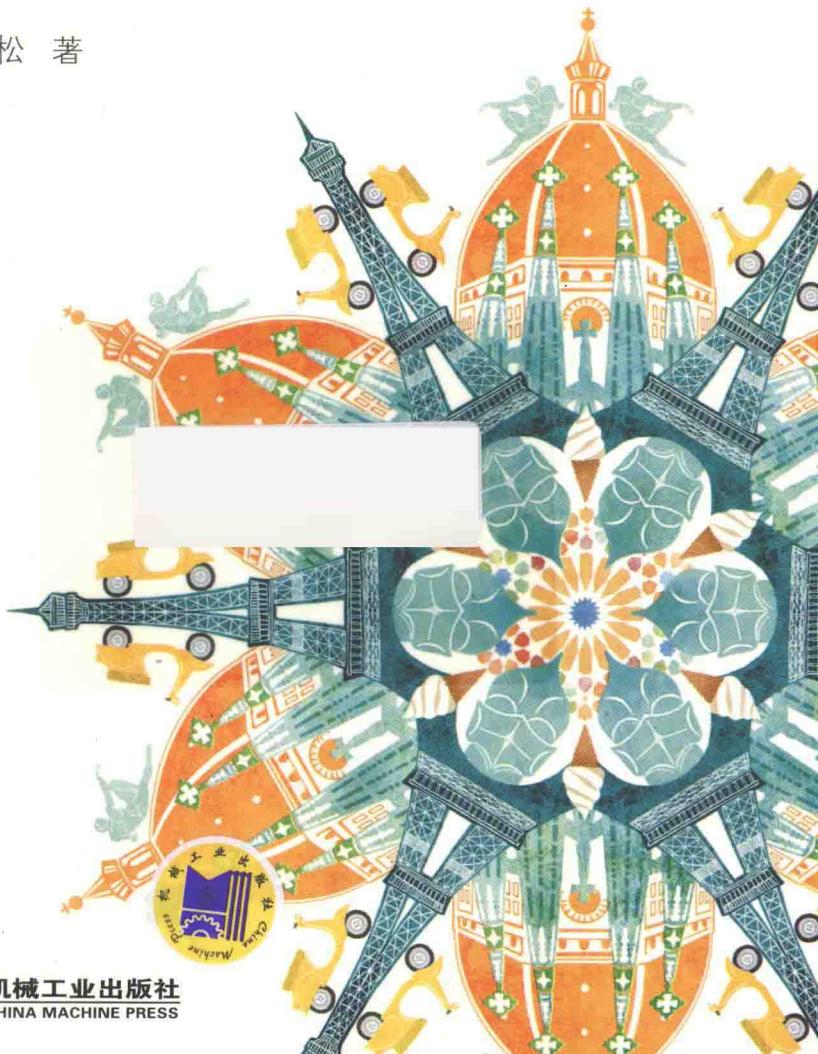


蜜蜂窝·旅行家  
www.mafengwo.cn

# 拉丁欧洲

## 走过 没有围墙的 艺术馆

肉松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 拉丁欧洲

走过  
没有围墙的  
艺术馆

肉松著

2013年春天，肉松和骨干携手开始了超过一个月的拉丁欧洲之旅。在始于意大利米兰终于法国巴黎的旅途中，他们一路寻找，从文艺复兴一直看到印象派，互相用自己喜爱的事物来感染对方，肉松对艺术之美逐渐开窍，骨干也初尝足球的魅力，这段交织于现实与历史之中的欧洲之旅就像是一堂开放的艺术史课，充满遗憾与惊喜。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丁欧洲，走过没有围墙的艺术馆/ 肉松著.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8  
ISBN 978-7-111-47876-8

I . ①拉… II . ①肉… III .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4916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100037）

策划编辑：赵屹 责任编辑：赵屹

责任校对：赵蕊 责任印制：乔宇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10月第1版 · 第1次印刷

145mm × 210mm · 8.5印张 · 1插页 · 202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7876-8

定价：39.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电话服务

网络服务

社服务中心：(010) 88361066

教材网：<http://www.cmpedu.com>

销售一部：(010) 68326294

机工官网：<http://www.cmpbook.com>

销售二部：(010) 88379649

机工官博：<http://weibo.com/cmp1952>

读者购书热线：(010) 88379203

封面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 序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新知》杂志主编 苗炜

出行前翻阅攻略已经习以为常，通过旅行者的笔记，我看到了布塔尼亞的海神雕塑，也看到了陶米納爾的悬崖剧场。网络上五花八门的旅行攻略里充满了温暖的细节——有人会对着自己旅馆中的床铺照相，有人会记述自己搭乘公交车时遇上的麻烦……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让人体会到旅行者的用心，他们事无巨细的描述让我们看到，旅途中，很多人会变得细腻，会注意到阳台上的一束花，会留意饭馆里的桌布。他们的分享还在鼓励读者：出去转转吧，去看看这个世界。

人们总有自己的渠道认知世界，比如这本游记的作者——肉松先生。他是个球迷，观看尤文图斯的一场比赛时，萌生了去欧洲旅行的念头。我也是通过足球感知这个世界的，走出国门之前，通过电视中的足球比赛，知道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关系，也知道了英格兰北部有几个重要城市。这本游记的另一位作者，肉松的太太骨干，原本是学艺术的，那她肯定是通过艺术认知欧洲的。除了体育和艺术，还有一个重要渠道是这样对欧洲进行

标识的——博洛尼亚的肉酱、西西里岛的墨鱼和海胆面条、塞维利亚的 TAPAS、马德里的火腿餐厅、布列塔尼的牡蛎和海盐……美食也是一个渠道，旅行不仅打开我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也打开我们的味觉和嗅觉。

这些渠道会相互交叉，让我们对走过的城市、看到的景点留下丰富斑驳的印象。巴塞罗那 Montsio 街上，有个著名的四只猫咖啡馆，不断有游客在门口停下来，打量拉蒙·卡萨斯（Ramon Casas）的招贴画。1899 年，17 岁的毕加索在这家咖啡馆里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展览，这里的客人包括建筑师高迪。高迪给巴塞罗那留下好几处堪称“奇境”的建筑。而等我们到了巴黎，在蒙马特高地看到黑猫酒馆（Le Chat Noir）的招贴画，又会想起拉蒙·卡萨斯曾经在黑猫酒馆厮混，巴塞罗那的四只猫，是他对黑猫酒馆的“致敬”。

如果能在一本游记中，看到作者用多种途径认知世界，展开旅行，读者会得到更多的满足感。在这本游记的开篇部分，作者如数家珍般地介绍伯纳乌球场、诺坎普球场时，他的妻子也说出了她心目中的圣地，卢浮宫、普拉多、奥塞、乌菲兹、博盖塞，当然还有圣母百花教堂、圣彼得教堂。夫妻两个制定各自的线路图，他们各有偏好，又不抗拒美食。这段轻松的开篇还展现游记所要求的另一种底蕴——幽默感。出门在外，总有种种不如意，有计划之外的突发事件，没有幽默感，旅行就会缺少润滑剂。

旅行是我们认识世界、完善自我的重要手段，而艺术、体育、美食这些认识世界的途径，在我们呆在家里的时候，依然会拓展，这些枝蔓在旅行中会得到最好的滋润，继而在心中继续延伸他的脉络。我们阅读旅行攻略，阅读游记，是给这些枝蔓浇水，缓解其饥渴，有一天，他们会忍不住提醒你，又该出去走走了。你就会收拾行囊。

# 前 言

## 小旅行，间隔月

拜一系列机缘所赐，我写下了这本关于欧洲旅游的书。

我还记得，以前我特别喜欢打击那些试图靠写书来实现环游世界梦想的朋友，总说这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还能顺道挣钱，还是老老实实做着自己讨厌的事，等赚了钱再花钱买开心来得现实。所以虽然我以前也做过一些关于国外的媒体报道，但从来没想到要写一本跟旅游有关的书，因为总觉得攻略已经足够汗牛充栋，游记又太过于个人化，除非是阅历极其广博的名家达人，否则实在没有必要。

不过，和爱人从欧洲回来之后，身边有些朋友陆续问起这一路的见闻和注意事项，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身边实际有过欧洲自由行经历的朋友的比例远远小于我们的预料，虽然现在跨国旅游已经十分稀松平常，但语言上的障碍、饮食上的不适应、高昂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以及对于宗教艺术的过度敬畏之心，仍然妨碍了很多普通人完全按照自己意愿来享受一次欧洲自由之旅。

甚至不止是普通人。就在快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偶然在湖南卫视看到了一个叫做《花儿与少年》的电视节目。这是一档拍摄几个老少明星在有限预算下行走欧洲的真人秀节目，巧合的是，他们在节目中所去的欧洲城市，我们上次几乎都去过了，从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到马德里、巴塞罗那、塞维利亚……看着那些熟悉的城市从镜头中掠过，再看着这些明星在欧洲所遭遇的种种窘境，我们不得不感慨，在旅游这件事上，即使在我们看来那些既有钱又有时间的明星们，被抛到陌生的异域之后也经常手足无措。

对于不少西方人来说，在毕业后或者学习期间的一段异域之旅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次人生旅行，这段经历以前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大旅行”（The Grand Tour），或者译成“壮游”。直到今天，大旅行也仍然是欧洲乃至西方教育中十分流行的传统，只是人们更多用一个新的、我相信你也更加熟悉的名词来指代这段旅行：间隔年（Gap Year），遍地历史遗迹的欧陆国家和贫困落后的亚非地区是间隔年最常见的两类目的地。“大旅行”观念的始作俑者理查德·拉塞尔主张人人都要去一次意大利：“意大利在我眼里似乎就是大自然的宠儿，一切别的国家的长姊”；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则评论比尔·盖茨说，“我对这哥们儿没意见，不过如果他年轻时多去几个穷地方，他的视野会更加开阔”。

在我们国内的同辈人中间，年纪轻轻就有过间隔年经历的人并不多见。这也难怪，绝大部分中国孩子直到大学毕业都还没有实现完全的经济独立，要长途旅行就离不开父母的支持，而中国大多数父母又很难放心让在他们眼中还是个孩子的子女们独自远行。但是这个念想

还是在许多人心里埋下了种子，所以到了三十多岁时，我们中不少人开始心痒难熬地背起背包满世界转悠，甚至还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退休后开始了自己的环球之旅。

如果你看完这本书之后，萌生了去欧洲旅游的念头，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正是我们俩写这本书的初衷。说真的，在佛罗伦萨的阡陌小巷中看到圣母百花教堂跃入眼帘时的惊喜，在罗马元老院遗址默默回想凯撒当年遇刺场面时的感慨，在巴塞罗那圣家族教堂被高迪激发的童心和敬畏，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没心没肺的欢乐，我们觉得是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的生命体验。虽然我们并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么非做不可否则生命便不完整的事情，但拥有这些体验，的确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充盈饱满。

至于我们俩，都不是什么走遍世界的旅游达人。我曾经是一个在北京国贸附近上班的媒体从业人员，喜欢规律的生活，能够每周五天去同一个茶餐厅点同一种饭食和同一种饮料，然后下周再循环往复；我的爱人骨干则是一个长期宅在家里的自由职业者，平时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菜市场。不过，也恰恰因为如此，我们的旅行经验也许会更加贴近普通人，有些关于旅行的问题在入门的攻略上可能还没被提及，在深度的游记上也许又已被忽略，希望你在这本书里能找到参考，而真正的答案，只能通过你自己的旅程来回答。

肉松、骨干 2014年7月



## 目 录

### 序

前言 小旅行，间隔月

- 01 不如，去旅个游吧 / 001
- 02 两张欧洲线路图 / 009
- 03 意大利人也过劳动节 / 017
- 04 地球的珠宝盒 / 025
- 05 胖子之都 / 037
- 06 文艺复兴起源于此 / 045
- 07 在乌菲兹看文艺复兴 / 055
- 08 最美的意大利小城 / 067
- 09 掉在地上的一个小块天 / 077
- 10 当一个城市变成一块琥珀 / 085
- 11 罗马露天博物馆 / 093
- 12 为了博盖塞狂奔 / 103
- 13 梵蒂冈马拉松 / 111
- 14 罗马假日症候群 / 121



- 15 人人都爱意大利 / 129  
16 Hola, 西班牙 / 137  
17 在普拉多窥见西班牙 / 145  
18 清真寺还是大教堂 / 155  
19 斗牛士与弗拉明戈 / 165  
20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 175  
21 市井巴塞罗那 / 185  
22 高迪的房子 / 193  
23 惊为天作的圣家族大教堂 / 205  
24 西班牙是个例外 / 215  
25 双面大巴黎 / 223  
26 卢浮宫一日跑 / 231  
27 印象派印象 / 241  
28 欧洲冠军之夜 / 251
- 尾声 回归与重启 / 258

## 不如，去旅个游吧

“不如，我们去旅个游吧”，

2013年4月的一天，我一边看着电视里拜仁慕尼黑对尤文图斯欧冠第二回合比赛的进球回放，一边对我的老婆骨干说。

“好啊，去哪儿？”骨干漫不经心地回答。

“欧洲吧，意大利，西班牙，呃，还有法国？”

“好啊，什么时候去？”

“就下个月吧，晚春初夏之间，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好啊，那就去吧”，骨干继续浇着花，头也没回。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我是有点郁闷。我喜欢的球队意大利尤文图斯在欧洲冠军联赛八分之一决赛里被来自德国的拜仁慕尼黑队淘汰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我所从事的行业，在我看来陷入了难以避免的衰退甚至是无法摆脱的危机，而仅凭我本人的微薄力量对此几乎做不出有实质意义的贡献，投身职场将近九年之后我似乎又看到了原点。

而骨干同学也状态不佳。她当时正在试图完成她第一个独立署名的绘本作品，但是因为不是特别擅长这个绘本所采用的中国古典风格，从而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拖延症，她倒是没有放弃治疗，只是在不断推迟治疗的时间。对我们俩来说，在那段时间出去走走都是个听起来十分有吸引力的调整方式。

说实话，这种试图通过一场旅行改变心理状态的做法绝不是我们俩的常规作风。我们俩都算不上那种对未知领域和事物充满了强烈征服欲的人，“再不去就老了”、“我喜欢路上的自己”、“人生必须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些话激不起我俩的热情，我们的信条是：“去不去都是会老的，说走就走，仅限国贸”。

作为两只将安全感放在首位的典型巨蟹，我们俩也不是那些旅行书上所描述的典型的行走者，比如能够在一段旅途中思考一下人生哲理、重新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什么的。在几乎所有的旅途中，我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这条路走下去到底对不对、等会儿能去吃点什么、今天晚上住的酒店怎么样之类的具体事务，完全没有给人生意义这种重大议题分配时间。

我甚至都不是那种相信生活在别处、能够在旅游中彻底放松自己

的旅行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起旅游更能够提醒我，生活在世界上一切事情都需要支付成本，吃饭、睡觉、出行、参观、购物甚至排泄……多少次，在到达那些旅行者孜孜以求的美景时，我心里盘算的却是等会儿回家该怎么走，身上带的路费还够不够。

所以，在“蚂蜂窝旅行家”的自我介绍里我写道：“我就是那种每次出行之前百爪挠心，一踏上行程便归心似箭的纠结型旅行者”，好像旅途跟家之间连着一根弹簧，出去越远越久就拉力就越大，而回来又为了下一次出行蓄积能量。

说实话，我和骨干都已经过了那种进行“大旅行”（The Grand Tour）或者说“壮游”的人生阶段了，一段再精彩的旅游恐怕也很难再重新塑造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和骨干也都不指望旅行能帮我们俩想通什么人生问题，最多只是从熟悉的生活中逃逸一段时间而已。虽然我身边也有那种放下一切去环游世界的朋友，但我每次在朋友圈里看完他们在东非大裂谷或者玻利维亚乌尤尼盐沼这些宛若外星球的照片之后，除了默默点赞和评论一句“哇，太美了”之外，从来也不敢发狠说“你丫在那儿等着，我们这就过来”，这点恐怕跟绝大多数身边的芸芸众生都是一样的，所以每次看到那个环游世界朋友的微信签名档，我都会感到汗颜，他说：“人们谈论自由，但并不真的需要自由”。

旅行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吗？对于不少西方人来说，在毕业之后或者学习期间的一段异域之旅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必经的一次人生旅行，这段经历还有个专有名词就叫做“大旅行”（The Grand Tour），或者译成“壮游”。

大旅行源自16世纪初，英国贵族子弟在学业结束之后前往欧洲大陆的毕业旅行，他们会带着知识渊博的家庭教师和随从，在罗马、威

尼斯、佛罗伦萨和巴黎这些城市一转就是好几年，对于“大旅行”，学术界还曾经进行过严格的界定：

1. 旅行者必须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贵族，在整个旅程当中始终有一位导师（tutor）引导；
2. 旅行者必须长时间离开英伦三岛，期限至少两到三年；
3. 不管沿途经过哪些地方，罗马都必须是最终目的地或者主要目的地。

后来的大旅行概念早就不限于英国贵族子弟，而成为了欧洲青年流行的成年礼，歌德、司汤达、拜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这些大师都曾经有过大旅行的经历。直到今天，大旅行仍然是欧洲乃至西方教育中十分流行的传统，只是人们更多使用另一个词：间隔年（Gap Year）。

旅行这种看起来就像是人类布朗运动式的集体行为，背后其实自有其严整的社会经济规律。1900 年之前，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距离家 35 公里以内的范围，而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中产阶级的出现，旅行成为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标志性行为。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当一个国家国内人均年收入达到 1000 美元的时候，国内旅游业就会开始兴旺发达；当国内人均年收入达到 3000 美元的时候，国民就会开始去周边国家旅游；当国内人均年收入达到 5000 美元的时候，也就是接近全球人均年生产值的时候，国民就会开始大批量周游世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那时候 1 欧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超过 12 元，上一次厕所 1 欧元的价格让我差点憋成尿中毒，而现在，北上广这些国内一线城市在全球都名列前茅的生活成本让你在欧洲最多只是感觉消费起来有点“小贵”，甚至还会有很多感到便宜的时候。

但经济因素只是条件之一。《纽约客》杂志的美国记者欧逸文曾经用《大旅行》(The Grand Tour)这个词作为标题，描写了他在春节期间参加一个中国欧洲旅行团的所见所闻，在这段“欧洲五国十日游”的旅途中，他看到了很多同胞在刚刚走出国门时的不知所措和格格不入。

欧逸文所用的这个语含双关的标题无疑具有讽刺的意味，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大旅行”只可能体现在尽量用最短的时间到达最多的城市和景点，或者是用最低的折扣买下最新上市的奢侈品，完全没有大旅行所本该有的“文明溯源、锻造性格”之旅的意思。但他的行文却又不失温厚，毕竟，这是一个欠发达国家和它的民众在真正走向世界前所必经的阶段，就算是他这样的美国人，在欧洲文明面前也曾经表现得恭恭敬敬、亦步亦趋。一次真正的大旅行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世界的中国人来说，绝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承认这一点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和骨干更愿意把我们的欧洲之旅称为一场“小旅行”。

无论如何，欧洲是那么的不容错过。骨干大学是学美术的，一直希望能亲眼看到那些从小就在美术教材上看着眼熟的美术作品，她读大学时经常在学校食堂碰到的陈丹青老师早就说过了：“一定要看原作！”；而我一直是学经济的，虽然此前也到过欧洲不少次，在心里给不少欧洲名城打下了“到此一游”的标记，但毕竟只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这次，我希望更深入地理解它。无论如何，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然后用自己能看懂的话写出来，而不是像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说的那种，看到一件艺术品，不是驻足欣赏，而是从脑子搜索出一个类似于“明暗对照法”这样的标签，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向下一幅有待贴上标签的艺术品。

至于具体去哪儿，我们俩不属于那种怀揣着一份欧洲奢侈品购物清单的扫货达人，也不是那种试图创造以最低成本穿越最多城市记录的旅行极客，毕竟，最大的数量和最优的性价比未必就等同于最高的感受度，我们只是希望能够享受一段正常的旅行，不快不慢，走走停停，能够把一些风光刻在心里，把一些艺术作品印在脑海，而不只是留下一堆用 Photoshop 也能实现的经典景点合影。

所以我们选择了三个文化艺术传统最为深厚的南部欧洲国家作为目的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它们都属于语言源自拉丁语的拉丁欧洲（Latin Europe），都曾经在欧洲近现代的艺术竞赛中领过一时风骚，现在则都以“脏乱差”而著称，旅游手册的第一页都醒目地标记着“强盗、小偷和救命”的汉语发音，如果你是个足球迷的话，你可能还会联想起拉丁欧洲是一个融合了想象力和纪律性的足球风格流派，这三个国家囊括了近八年全部四个世界杯和欧洲杯的冠军头衔。

作为一个中国护照持有者，从技术上来说你很难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至少，签证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成偷渡了。而签证过程未必就会一帆风顺，那段时间我自己手头正好还有一个没到期的一年多次往返欧洲申根签证，所以我们马上要做的，就是赶紧给骨干办一个欧洲申根签证。于是我们赶紧翻箱倒柜地找出户口本、结婚证、存折、房产证、行驶证……因为骨干是自愿下岗的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和单位可以担保，所以我准备了比一般人更加充分的财力证明。

等各种材料都备齐，再上网一看意大利大使馆的签证预约时间，已经排到了一个月之后。这意味着我们最早也要等五月下旬才能成行，如果签证不顺利再耽搁上一阵子，我们都要赶上意大利人全国休假的七八月份了，法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好在欧洲申根国家有十几个，一番搜索试错之后，我发现西班牙

大使馆递交签证无需面试和预约，于是在周末之前，我们把所有材料交到了西班牙签证中心。跟如菜市场般人头攒动、一大早就需要排队领号的意大利签证中心比起来，西班牙签证中心简直就是无人问津。为了让骨干的签证拿得更加保险，我在所有材料之外，又单独给签证官写了一封英文自述信：

尊敬的签证官：

您好，我是一名北京的自由职业插画师，我在家为一些儿童书籍创作插图，现已有数本插图作品出版……我大学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时就非常喜欢西班牙的建筑和艺术作品，所以一直很希望能去阳光灿烂的伊比利亚半岛旅游，亲身感受高迪在巴塞罗那那些美妙的建筑，还有毕加索、达利这些美术大师的杰作，也期待着西班牙之行能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灵感。

写完信一看，自己都被小小地感动了一把，相信再严谨的签证官也无法拒绝这样一位倾心于西班牙文化艺术的美术工作者。说实话，我才不了解毕加索和达利，我本人最熟悉的西班牙艺术作品应该是巴塞罗那足球队水银泻地般的 Tictac 战术体系，但是如果我说为了看巴塞罗那队的比赛去西班牙，谁敢保证签证官不会是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迷呢？